

悠然之境 陶渊明隐逸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比较

高有 高雅

(1.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2.集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 隐逸与栖居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似的生存状态,陶渊明与海德格尔虽相隔千年,但他们寻求本真之境的人生追求却使二人有了某种契合:诗化人生是他们共同追求的此在目标;本真的性情与道家文化的渗入,使他们的这种追求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诗思与劳绩是他们共同择取的栖居生发的方式。身世经历的差异,又使他们对神的态度有所不同:渊明漠视神,而海德格尔对神更多的是虔诚与信奉。对隐逸与栖居的比较研究,不仅为陶潜研究拓展了视野,而且对现代人生的追求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陶渊明 海德格尔 隐逸 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71(2012)03-0022-06

在战乱纷繁的东晋,陶渊明选择隐逸于田园之中,其笔下的隐逸天堂——桃花源更是羡慕旁人,从而使清风高洁、不落世俗的陶渊明深醉其中。当清末学者们称赞陶渊明时,远在欧洲出现了一位圣哲海德格尔,他笔下的存在方式——诗意的栖居同样完美地阐释了千年之前的桃花源,使得二者在悠然之境上出现了契合。与此同时,道家文化的渗入更加深了二者的相通之处,本文以多个视角比较他们的相似或不同。

一 陶渊明超然的隐逸

纵观封建社会几千年,真正的隐者屈指可数,要么终身藏于山林与外界隔绝,后世自然也不闻其名;要么如诸葛、子牙之流于田园中静等伯乐,创盖世功业。然而像陶渊明这样的隐者与上述几位又不尽相同,渊明其家世代为官,后家道中落,二十九岁时出仕,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其间时隐时仕,义熙元年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天后辞官,从此再未涉足官

场。东晋世风奢靡重视门阀,诗为官家独有,尽显繁丽富艳。但反观渊明之诗,清新静远,纯真质朴,不合于世俗。他的诗是人生轨迹的映射,也是其隐逸的真实写照。那么陶渊明为何归隐?历来文人皆以出仕为目标,十年寒窗只为一朝得势辅佐君王。而渊明则反其道而行之,弃官归隐,若细究之也许应解释如下:

(一)天性真纯使其向往澄明之境

陶渊明乃一真人,从其诗文中便可见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闲静少言,不慕容利。”(《五柳先生传》)“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后人嘉之:“豪华落尽见真淳”(元遗山《论诗三十首》之四)由此可见,陶渊明心性自然,不含一丝虚诈。在昭明太子萧统为其所作之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真如此。”也许在门阀观盛行的东晋,能做到贵贱平等视之的也只有渊明一人矣。正因有此纯真心性,才使得渊明向往澄明之境,从而形成了他独

收稿日期 2012-07-19

作者简介 高有(1956—),男,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集宁师范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高雅(1988—),女,汉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集宁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师。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唐宋桃源文学与文人心理研究”(项目编号: NJ10220)。

特的田园之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这些悠然之境只可在深山、田园之中方可安享，朝中尔虞我诈之势与之相违甚远，怪不得渊明叹曰：“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陶渊明的心性是一种坚比玉石，清似晨露，静若山峦的悠然之状。因此，陶渊明选择了归隐来守护自己的存在，葆养自己的天性。以至于千百年后，我们还能在纷乱艳丽的东晋诗文中寻出像“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如此的清新之作。

（二）儒道思想使其隐于田园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促使行为的生成。因此陶渊明的隐逸很大一部分源于儒道思想的影响。陶渊明生于东晋没落贵族家庭，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皇朝的开国元勋。从小受儒家文化教养，“家族按《诗》《书》等六经来教养陶渊明。陶渊明每每在诗文中提到他的好读书，并用《诗》《书》等六经来规范生活。”如：“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师圣人遗书”（《感士不遇赋》）等。且当时江州地区盛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促使儒家思想对陶渊明的渗入。儒家思想忠君、爱国，故渊明初时立志报国，但东晋一再动乱、篡位，使得渊明后耻事二姓，儒家思想渐渐削弱。正值此时，道家思想逐渐在渊明的诗中初露端倪，陶诗用老庄典故甚多，如：“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其中“忘天”出自《庄子》“天地”篇：“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诗人于微醉之中忘乎天地己，实乃老庄思想之折射，该诗下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取于《庄子》：“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天地之间，只有心神宁静，保持内心的平衡，才能达到与自然和谐之态。由此断之，老庄思想在渊明内心实已与身心融为一物。正是有此和谐之心的促使，渊明才向往田园生活，与世无争，心境澄明。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写道：“渊明之

思想为承袭魏晋清淡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改创之新自然说。……故渊明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此外，学界另有一解：“陶渊明是先儒后道，由儒入道，前期受儒家影响多，后期道家多。”基于以上两种推论，渊明是在儒道共融的环境下实现其归隐之志的，也许某种程度上道的影响更多一些。

（三）纷乱尘网使其返归自然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到宋初（365—427），其生活与这个时代的政治有密切关系。东晋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乱，当权的门阀世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收揽奴婢。社会上繁重的税赋导致社会地位卑微的家庭备受压迫。由此激生出许多农民暴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各大军阀势力纷纷抢夺残杀，致使当时的人民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逯钦立指出：“江州一带长时期的动乱局势，即使当地士大夫阶层感到生命威胁，丧失从政信心，而扬州一带爆发的农民运动消灭了大量官僚和贵族，尤其使他们闻风丧胆，把当官视为畏途，因而逃世归隐成为一时风气。”可见，渊明隐居和当时的动乱时局有很大关系。此外，为官者必虚交于他人，争名夺利，为世俗所染。但陶渊明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故弃官而归隐。梁启超先生说：“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陶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它看小了。”（梁启超《陶渊明》）渊明能绝于尘网，远离世俗，来守护他心中的淳真，这点很值得我们崇敬。渊明毕生追求的是心与性的和谐统一，隐逸便是最好的方式，把他从纷乱的尘网与羁绊的束缚中拉回到属于他自己的悠然之境。李泽厚又指出：“与阮籍一样，陶潜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但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袄之为耻。’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累己的生活，这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

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安息。”隐逸之于渊明,如栖居之于海德格尔,他们都以最为宁静的存在方式守护心中的静土。

二 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

马丁·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德国哲学家,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父亲在梅斯基希小镇任天主教教堂司事。海德格尔早期关注神学,后转入存在主义哲学,其诗意的栖居理论是在对荷尔德林的诗《人,诗意的栖居》进行深入诠释后升华出的哲学理论。全诗如下:“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是的!只要良善,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我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充满劳绩,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我要说,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人是神性的形象。大地上可有尺度?绝无。”海德格尔对这首诗所做的阐述揭示了关涉人的存在命题——人的诗意的栖居。对于这一命题,海德格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 诗意的语言

语言是海德格尔后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而非理性的工具。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命名和召唤,因此语言应是诗意的。人们存活于诗意的语言之中,心灵变得明静,因而世界便走向澄明之境。语言作为大道无声的言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温暖,并以其独有的方式传递着来自神圣者的暗示。语言一旦与神圣者沟通,大地之子便可聆听那最富有诗意的语言,人与神间的阻隔便被打开。当人与神心灵相对时,神的光芒便祛除了存在与此在的一切忧愁,使生活在大地之上的人们得以向无限自由的可能性超越。而当语言以某种随意的方式以艺术的神思聚集时便形成了诗。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唯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在一种更原始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财富。”这里所说的世界与财富即语言被赋予华丽外衣之后的诗意的语言,它是诗意栖居的外在反映,海德格尔为了表达其诗意栖居的思想,首先在语言观

上颠覆了传统的说法。“从存在论上讲,并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由于我们能听到空廓宏大的大道在言说,或处在语言的言构开启境域中,我们才能开口讲话和思想。‘语言比我们更有力,也因此更有分量。’”语言作为一种对话的工具,往往也作为道在诗意语言中走向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它把人的思想以形象的方式记录,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美化,所以语言和诗具有内在联系。可以这么说,诗是语言人为润色后的艺术。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的本质是诗”^⑩那么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呢?海德格尔的学生梅比尔在《海德格尔》一书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语言:“语言通过对已然存在的事物命名而使事情显现和持存,也就是说在词语的光照中,语言的澄明中万物得以显现,其持存性也得以显现。”^⑪

(二) 诗意的栖居

海德格尔认为:“作诗才首先让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⑫栖居只是一种存在方式,真正的栖居应是被诗意围绕着的筑居,因而诗意的栖居是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完满世界。诗为诗意的显现确立了可能,它自然就成了“栖居”以至“诗意的栖居”的构成方式。诗意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栖居之境,在此方面是栖居的物质存在,给诗人以宁静,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现实相隔的“圣境”,只有在此悠然之境中,诗人才得以守护心灵,守护对于美好世界的向往。另一方面即诗人诗意的心性,它由存在而催生,与诗人的澄明之心结合而构成一种无以言状之虚无。就海德格尔而言,他可以感悟神性,得以聆听“大道”之道说,进入天、地、人、神四元的和合。这是一种共融之境,此时诗人忘却万物,于遮蔽中寻求真理。“于真理之思中作诗,诗是诗意之思存在的真理,思不是概念的、抽象的、超时空的,而是时间性的、历史的,表现为‘存在的追想’,是存在的显现,思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穿透力直接体察到存在的真义。”^⑬故此种以诗表现的思之情怀最能表达作家诗意的栖居。诗意使美好的悠然之境在绚烂的文字修饰下成为栖居,诗意才是栖居真正之意义所在,是古往今来众多隐者的一种存在方式。诗人们生活于诗意之中,超脱了世俗之羁绊,于澄明之境中与神相映,以安享之姿达于心灵的无限自由。但这种与神的相通是建立在大地之上的,是现实之中的,亦为虚妄之构想。

在构想中人们可以把现实的种种不悦抛之脑后,全心体会悠然之境的圣洁。“诗之道就是对现实闭上双眼。诗人不行动,而是做梦。诗人所制想象而已。”^⑤从此处可得知海德格尔的栖居是现实之中的栖居,而不是人心灵之栖居。尽管栖居与神性想通,但仍是大地之存在方式,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脱,是存在意义的一种升华。它去掉世俗之污秽,浑然天成,是一种极致之美,一种世界之颠的生命状态。诗意的栖居使人返回生命本真之乡,悠然自得,此境界亦是陶渊明一生追求的诗化人生。

三 隐逸与栖居

隐逸与栖居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相似的生存状态,陶渊明与海德格尔虽相隔千年,但他们寻求本真之境的人生追求却使二人有了某种契合,那么二人究竟有什么可比之处呢?

(一)诗化人生

陶渊明的一生可谓充满诗情画意,他把诗与栖居完美地结合,使二者相互汲取从而造就了“南岳之幽居者”。陶渊明所居之处皆是悠然之境,“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栖木兰之遗露,翳青松之余阴”。(《闲情赋》)此情此景与诗意栖居相差无几,海德格尔也在黑森林托特嵒山中独居,他们二人以相同的方式享受着自然带给人的美好与宁静。“从海德格尔本人在乡间逗留的生活经历所留下的诗意的栖居的体验出发,似乎比他的形而上哲思更能与陶渊明的田园式诗意栖居相互映发”。^⑥远离杂尘,在心的旅途中肆意驰骋,跟随人性最本真的圣洁于悠然之境中聆听自然的召唤。陶渊明以诗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而海德格尔以哲学语言来阐述一己之思,他们二人均以语言作为倾诉的对象,在文字的海洋里寻找失落千年的艺术之乡。田园之于陶渊明是诗意生活的存在方式,存在于语言中润化为诗意,诗意是渊明归隐的外在显现。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无时不在语言中开启。因而他们二人的诗化人生以语言为外衣,于繁华中见出真淳。诗化人生是陶、海二人共同追求的此在之终极目标。

(二)涵养本真的性情

陶渊明与海德格尔在诗文中所体现出的淳真从某种角度上显示了其人性的本真之态。在前面我们已经对陶渊明本性真淳做过阐述,那么海德格尔呢?在《人,诗意的栖居》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只要善良,这种纯真,尚与人心同在,……星光璀璨的夜之阴影,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敌。”海德格尔认为:“作诗或是本真的或是非本真的,……本真的作诗何时存在?能存在多久呢?……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⑦可见,海德格尔对于本真之态是向往并推崇的,并且影响作诗,他的这种观点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鲜明的验证。陶渊明以真示人,以真作为诗歌灵魂的存在,因而在田园中诗意地栖居。渊明与海德格尔都以一颗纯洁的心看待万物,甘于洁净地生存,把心之向往赠予自然,在澄明之境下诗意地栖居。在他们眼里栖居中的劳作亦优于尔虞我诈,从而甘于顺从心的归属寻一片幽静,以栖居来还原本真的自我。本真的性情成为陶、海二人追求诗意人生共有的心理基础。

(三)道家文化的渗入

道家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之一,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开启了“天地人道”共在的自然境界,追求人的逍遥与自由。同时以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为宗,深深影响了中外文人,其中就包括陶渊明与海德格尔。陶渊明后期思想深受道家影响,李泽厚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儒道互补的,但道的成分更多更明显一些。具体例证上文已做过阐述。与陶潜一样,海德格尔亦深受道家影响。1922年海德格尔独居于黑森林托特嵒山的小屋时,曾与萧师毅共同翻译过《道德经》,此后道家思想便深深植入海德格尔的哲思之中。“他的文本中证明了他引用了道家思想,特别是在探讨‘诗人的独特性’时援引了老子《道德经》第11章的全文”^⑧海德格尔诗意栖居中的自由澄明之境与道家道法自然之逍遥观不谋而合,“因而海德格尔的存在学说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观之间的最大共通之处就是:两者都深知,凭借任何被现在化了的观念绝不足以达到思想与人生的至极。”^⑨这二种思想都以最为至极的方式思考

人类生存的方式,同时以道和天来作为理论支撑思人之根本。中国哲学的天道观只有与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终极境域相互释解才能有所共融,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在提出自己的哲思时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道家文化的渗入,使得他笔下诗意的栖居与渊明隐逸有了共同基石。

(四)劳绩之栖居

陶渊明超尘脱俗,志趣高远,而又不废人事,不离人情,这是他受老庄影响而又高于老庄的地方。他归耕后,不仅躬耕自资,而且还认识到劳动对人生的重大意义,把劳动看成是有道之事,而“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并从中“讨出一段快乐”,实为“高人性情,细民职业”。(明代钟惺《古诗归》)在他的诗中有很多关于躬耕劳动的描写:“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种稻对于渊明来说,一方面是饱衣食,另一方面则饱饮酒,因酒由稻酿。陶渊明正是在这种幽静的田园之中享受劳绩的栖居,享受早稻带给他的愉悦。我们再来看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给出了如下分析:“人不仅培养自发地展开和生长的事物,而且也在建造意义上经行筑造。……把丰富的劳绩带入栖居之中。”于栖居中通过劳绩筑造栖居,这是海德格尔与陶渊明共同之处,他们都力求通过劳动来改变生活,来增添此在之乐趣。在这里,劳绩成为陶、海二人共同采择的诗意栖居之生发的方式。

(五)对待神的态度不同

神是中西方文化中共同的虚幻性存在者,尽管由于文化差异神显现出的外在性特征有所不同,但它仍是信奉者的精神盛宴。对于神这一观点,陶渊明与海德格尔二人的倾向各有不同。陶渊明思想中虽有道家与玄学影响,但是他对于神是持漠观态度的,这一点在他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印证:“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夜独雨》)陶渊明对于神灵似乎多了份冷静与客观,这与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异,

不仅如此,他亦以超然的态度来面对生死,他认为人的存在本是上天赐予,那么死亡也是一种归属,这种观点也是生死观的一种超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陶渊明之思想出于道家却又高于道家,他以一种客观自然地眼光来对待万物种种。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对于神的态度要虔诚的多,先从荷尔德林的诗句看:“以神性来度量自身。神莫测而不可知吗?神如苍天昭然显明吗?我宁愿信奉后者。神本是人的尺度。”海德格尔做以下分析:“不可知的神作为不可知的东西通过天空之显明而显现出来,这种显明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尺度。”海德格尔对于神灵极其信奉,在它的视野中包含天、地、人、神四元,可见神已与天地相匹,成为终极存在之中的重要一元。也许这样的思想观与海德格尔的经历有莫大关系,他生于教会家庭,后专攻神学。神在昭示着海德格尔通向光明之途,其光辉挥洒于大地之上,令大地骄子欣然前往。如果将陶、海二人对待神灵的不同态度放在现代文化视野中去审视,陶渊明的观念明显地比海氏的神学观更接近科学、文明与进步,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四 结语

陶渊明与海德格尔虽相隔千年,但他们的思想却在历史的某一时空相汇,二人都崇尚的诗意栖居更是为这种相汇增添了无尽的绝美乐章:他们都把诗化人生作为追求的此在目标;本真的性情与道家文化的渗入,使他们的这种追求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诗思与劳绩成为他们共同择取的栖居生发的方式。身世经验的差异,又使他们对神的态度有所不同:渊明漠视神,而海德格尔对神更多的是虔诚与信奉。

向往、追求美好、怡乐、幸福、自由生活,是人类共有的本质属性之一,是不受时空、民族和文化背景限制的。在这一动态的追求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思想、此在方式的不断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向和终极指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隐逸与栖居的比较研究,不仅为陶渊明研究阔大了视野,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而且对现代人生存空间的无限拓宽和生存境界的超越提升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 ①文中所引陶渊明诗文 均出自《陶渊明集》,王瑶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 ②刘银昌《退避——作为对存在的守护——谈陶渊明的归隐与人生领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 第 3 期,第 96 页。
- ③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04 页。
- ④⑤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分别引自第 428 页,第 765 页。
- ⑥高建新《陶渊明隐居及其思想再评价》,《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 年第 5 期,第 63 页。
- ⑦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02 页。
- ⑧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4 页。
- ⑨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0—41 页(本文所引荷尔德林的诗及海德格尔的阐释均出自此书,后不标注)。
- ⑩⑪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分别引自第 280 页,第 113 页。
- ⑫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
- ⑬张国杰《通向诗意栖居之途——海德格尔诗意之思的阐释》,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45 页。
- ⑭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465 页。
- ⑮原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理论的解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 ⑯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7 页。
- ⑰李潇云《死亡与栖居——海德格尔与陶渊明比较研究》,《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第 16 页。
- ⑱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 ⑲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347 页。

On the Conditions of Carefree Leis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O Yuan-ming's Seclusion and Heidegger's Poetic Dwelling

GAO You GAO Ya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 Inner Mongolia , Wulanchabu 012000)

Abstract :Living as a hermit and poetic existence are two kinds of similar surviving conditions against the tw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 thousand years apart in time though TAO Yuan-ming and Martin Heidegger lived ,yet in terms of seeking for the truth of poetic dwelling they corresponded to each other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ir common pursuit of existence to live a poetic life , the infiltration of Taoism into their separate natural dispositions as their similar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ir common pursuit , their similar choices of poetic meditations and at last great achievements through hard work as their developing modes of existence. The discrepancies of their life experience shaped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gods—TAO Yuan-ming's ignorance of gods and Heidegger's religious piety and belief. Hence it is thought in this paper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AO Yuan-ming's life as a hermit and Heidegger's poetic dwelling expands the view of relative research and also provides some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lif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 Heidegger ; life like a hermit ; poetic dwelling